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雜文跋

題楊忠愍公三札

先友楊應芳以一身持宗社大計維萬古宏綱雖片紙隻字皆從忠肝義膽流出以故人爭拱璧視之覩此與

少司寇吉陽何公三札可知已記應芳下獄時不肖以槖饘獲侍談笑從容謂留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吾師友之間又謂吾即死以累足下不者三君子可不朽也明年君赴義已楊公用中丞卒官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葢十二週而應芳之天大定賵秩易名專祠録後之典備而何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托是三君子者不一酬也而余幸與少師華亭公終之人不可以無年信夫何公之子仁仲以三札索

余題後不覺淚下沾楮

題袁柳庄卷

明興以相術名世者獨袁太常珙尚寶忠徹父子太常術尤神妙而稗史僅載其識文皇龍潛一事即姚少師廣孝奉敕撰志銘亦不能致詳僅有云事具九靈山人戴良傳而已偶有鬻書者以一牛腰卷來則戴傳與諸公之序跋皆儼然戴傳極為典覈而諸公中如蘇平仲唐愚士王達善曾子啓胡若思輩尤號文學知名士又

有所謂僧道衍者即廣孝也余故稍為次第之而命學生王應賓書誌銘附於後庶幾異日傳方技者不至寥寥此亦其一助云爾

又題袁柳庄卷

雙槐歲抄記廷玉自丁丑謁成祖於藩邸至己卯遣歸為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至京釋之惟命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成祖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又云廷

玉嘗以事過蘄見一婦乳女於榜廊哭甚哀問之云夫
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
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為
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
代償其酒價且貸米二斗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戍
以卜行文皇召而試之金有才辨應對蠭起不窮遂得
幸追舉兵俾署長史篆累遷兵部尚書兼詹事此皆可
以補志傳之佚其相金公事甚奇然永樂中諸賢題贊

皆極稱廷玉之驗而了不及此事何也因附題於後以
備考
題李文正都氏節義卷
李文正公賓之為太僕都先生玄敬序其先節婦唐氏
及義士文信事而手書之都氏之後儆而玄敬有女歸
於陸司訓肖孫年九十一而終文正以詞翰名天下搢
紳大夫得其隻字若拱璧而兩家文獻獨司訓之子昌
孺在因舉而歸之為昌孺母者栢舟之操既不愧于唐

而昌儒復博雅能古文辭又庶幾成都先生宅相者其實之青箱中昔人所謂文敏外孫多異書此亦一證也

先司馬翰墨後

先大父司馬公以厚德名天下覩此與餘干令沈君書何必減令尹子文作令者亦不獨餘干人置一通坐隅賢於崔子玉政論多矣捧誦之餘不勝先德之感敬題以歸沈君之後人

又

右王父司馬公與管方伯先生尺牘凡十六通其三通以命侍史餘皆手筆也前輩為人謀必忠信書辭宛曲詳縟如家人兄弟然此畧見之内五羊一札云廣東二司十月間死者四人皆以憂迫故當是瑾竪竊國時事其憂生畏譏良甚矣然至所謂人食米一升何往不可度日却大是名語讀之未嘗不灑然也方伯公以老成善吏治有聲弘正間與少參虞先生三人稱石交故因其裔孫承時之請而志之

題周氏交游書札

故周康僖公按山西所得朝賢尺牘二十五通其最顯者賈少保鳴和鄭司徒體元高司冦肅政周司徒子康孟少宰時元陳少司馬邦瑞王中丞應韶魏太常子才及王父少司馬公高時理糧餉鄭撫其地故所往復獨多前輩詳於事情而簡於稱謂猶可徵也葉文莊雖列晉銜而專治乃獨石獨石上谷地也衡州君既誤屬之而仲蔚又誤稱之何耶孫清非壬戌及第者當是一塡

守人耳并二宗室書非真跡似亦宜去之太僕不忘其先乃爾異日脩通家故事者此卷足矣

張幼于四跋

幼于才有餘而此銘能以不足持之非特閱世之言蓋内觀而有深得之言也昔人讀政論昌言而欲人置座右誤矣此銘乃堪置人座右耳

又

慧山泉實天下第一余所嘗中泠康王谷俱不逮也吳

僧圓顯編集泉之詩文而邑人尤叔野續之嘗屬余序今得幼于贊又當為集中第一矣

又

幼于十歲皆精切而口舌耳腹四歲讀之尤令人僾然即不佞奉以周旋可以無大咎矣

又

武王受丹書後無所不銘幼于殆得其遺意唯不能忘情於文間出巧語不能忘情於世間出感慨語耳雖然

亦可觀矣

題竹醉翁集後

顧翁以五月十三日生里中謂之竹醉日云以是日從者毋弗榮者顧翁既老而樂其名自稱竹醉翁所為詩文悉以竹醉弁之而申學士劉侍御其撰傳若贊則或稱醉竹云夫竹之為竹蒼翠勁挺虬鬚龍鱗脩幹密節夫人而能知之若所謂醉吾不能悉其狀意者藉地粕挹天酒柔篁新粉使人狎而易為把臂歟顧翁之所托

於竹醉吾亦不能悉意者思其林若叔夜之傀俄其玉山欹吾雖不能悉竹之醉然時時游於竹僅識竹雖不能識顧翁 闕 於顧翁之詩而竊於其所謂峭蒨青葱者而識其似也異日顧翁進我於竹間吾將醉而更悉之

徐長孺詩卷

屠明府長卿於縣齋清暇約沈山人嘉則為樂府五七言絶句各廿章而命不佞嗣響焉一時諸名士如徐長孺輩皆有屬和之什雝雝乎盛矣記勝國末吳中饒介

之以醉樵歌試諸名士獨張孟簡第一得黄金一挺高季迪次之得白金三斤餘各有差屠明府齋庫蕭然當别無所覬覬齒牙一餘羨耳長孺脩辭甚蔚麗有才致當不負明府甲乙榜也其以為何如

題徐氏族譜序記卷

古者相里氏相馬氏而獨無相人氏然凡稱相士者多以相得名者也今讀馬司業一龍俞憲使憲王憲僉問所撰徐氏族譜序記極稱其家世為江左喬木而所推

重則文甫與其子應福相術之高夫許負一婦女耳以其術封鳴雌亭侯傳國一再而袁氏之為天綱為客師者顯於唐為珙為忠徹者顯於明位至九列遂號鼎貴族今徐氏之族於江左久矣固不待相術顯將無以相術益重耶抑三君子之言能益重其術與族耶客有李時養者名善之而乞余題其後

題所書詩與曾生

吾友曾舜徵衡楚間名士也吾往歲以文拔舜徵於楚

棘中裦然首冠蓋三戰而三不勝一日來謁余問先生讀何書何所結撰有以教我否余謂讀書垂五車一句不得用著書餘二百卷一字不足存舜徵頫首大快以為會心至訣將别忽出高麗精繭乞書近詩余亦漫為應之既滿卷始悟而笑曰乃令我作誑語人舌不至鼻乎哉雖然吾鄉者猶不能忘工拙今乃併忘之是以拙日甚也子以為足存或不足存是不在我雖然子而忘我拙必能忘子之工忘則純純則天惟無戰戰且必勝

哉

題所贈張平叔詩後

百穀謂平叔壯游嵩中五嶽西華峨眉俱以褰裳陟頂所闕者東岱南衡耳昨來面詰平叔則北嶽乃曲陽舜祀之所而其在渾源者了未之識也恐西華自青柯坪而上非骨騰肉飛者未易度平叔蹣跚笨伯斷乎不能過彼一步也且東岱南衡几席間地何故坐失之平叔解嘲謂峨眉震丹第一山苟陟此足准三嶽矣因乞余

一言平叔姓字全冒張紫陽紫髯豐頤亦類有道者故篇中稍及之

題舊贈汪仲淹詩文後

甲戌冬余别仲淹燕邸手書此一文一詩當時忽忽從車塵中得之了不復記憶今八年矣而復從仲淹所讀一過譬之酒談寱語雖復不倫而往往見真性然仲淹不以余言為薦其攻古文辭益精而去時趍益遠所可恠者嚮虞太公許而太公乃安之卒與伯子共養以天

年終而余與余阿敬亦後先解紱而自匿於畏壘之里豈嚮者真醉談寱語耶將無昔者迷而今者寤則仲淹胡為乎沾沾敝帚而强余拂拭之也其歸而質之伯子

題月槎詩卷

入園來不能受筆研役而為李時養所强書贈月槎子五言律掛幅又得雜詩一紙久之月槎子以牛腰卷來謁署尾則吾里之薦紳先生詞翰咸萃而予雜詩者儼然在焉内程大倫書則予所贈詩王應賓書予四月二

日即事第三作也月槎子方外士也方外之士於人間世一切無所好而乃好詩又好書者何也予詩不能工書又不工二君子又不欲蔽予醜而月槎子復好之不一而足豈月槎子有葉公癖予尚得謬稱龍之似也耶諸賢中有真龍者月槎子且驚而走矣

題文昌祠投詞後

文昌星也於天官家為奎若壁而今以屬之梓潼張惡子張神於蜀甚烺烺第其品在雲長翼德間獨所謂七

十二化及主文昌福禄乃至上擬佛天尊號則皆托之乩筆或吃菜事魔人附會之今天下所在有祠而吾州之祠成於陸參政孟昭乞張真人題額後有周舍人宗勉手書投詞與陸參政文量杜古狂懇男跋二陸周杜皆吾鄉名搢紳長者其事為天順甲申而今則萬歷之壬午垂百二十年而手澤若新道士費生輩又能世寶之可念也周後復姓馬其名紹榮累官太常少卿直秘閣以書顯孟昭以任俠顯文量以政術顯懇男以丹青

顯張真人者不署名攷而知其為元吉去題額之二年而為成化丙戌坐虐殺不辜極刑論減戍鐵嶺遂為玄教之玷漫爾志之

題張應文雜著後

張君應文嘗手録近著數千言以示伯子厚德伯子轉示余不覺彈指歎服記泊徐阡時君與余札復往累紙嘐嘐然自詫得古文龍虎之秘沖舉可計日而實未脫抱朴上陽前後窠臼今僅兩匝歲而廓然盡洗之遂能

雙佩大寂紫陽兩心印横直顛倒無非單刀入陣手段異時陶隱居不免翻供桓真人掃除矣君宅作不盡求合古矩䨱而瑰奇博辨要自不從凡口中來至粥語粥卦氷壺先生傳淡而不厭比而有餘風故非徒以文滑稽者也雖然君殆僅僅言之者爾若余乃深得其趣者第日夜老是中而不能贊一辭以此輸君耳君誠深得之何不托一鉢來就我煨折脚鐺而尚戀戀伯子鼎養耶

題手書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有於國史録得永嘉張文忠公傳者因為手書一通以貽其孫汝紀貞甞見元馭學士言世紀多出江陵張公手以簡嚴為貴諸大臣生卒行履往往裁削至盡而獨於永嘉公傳手筆最為典覈雖微詞小托而推挹良深大瑜小瑕即古傳李贊皇奚讓矣豈江陵之才畧器業有足相當於中復有真契耶後兩公易名俱得文忠其寵靈位望於中興無三焉永嘉公沒而有太師贈江陵

生拜之跡其終始恩遇若有踰於永嘉者而永嘉之絲素矣

題鄭少谷傳丁戊詩後

鄭繼之傳木虛皆閩人而好操秦音稱少陵氏後繼之雖野率然入頷猶勁挺且多感慨時事木虛如搏沙作炊都不成飯不知何以擅此聲閩中也繼之嘗有詩云覺來天地終歸盡煉得丹成亦可憐春秋僅三十九以歿木虛棄妻息創大還自詭沖舉可致卒卒病死無奇

而所贈程半刺茅陽者老而棄官服食草木壽至九十三人固難論也程之孫孟孺文學要余跋存故事耳余乃為二君子樹牙頰亦贅矣

題與程應魁詩後

詩成孟孺讀之意不懌曰束髮弄聲律來今種種矣公奈何不有以誨我且公不善書何以獨後先論書余笑曰管公明云善易者不論易吾不善書是以論書也吾倦吟矣懶融所謂牛頭二十年所得都忘何以語子雖

然無法可語即語也子於胎骨森然獨少脫換耳必下真種子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乃為詩也孟孺復請曰公已具真種子乎與我哉余笑不能應

題弇園八記後

余草弇山園記凡八篇餘七千言矣而意猶有未盡者復贅數語於後始余卧離賁園之鷃適軒與州治鄰旦夕聞敲朴聲而惡之行求得隆福之右方耕地頗僻野而亦會故人華明伯致佛藏經於其地建一閣以奉之

前種美篠環草亭後有隙地若島雜蒔花木搴經之暇一咏一觴於其間足矣辛壬間居母氏憂小祥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麋涇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碪砮之屬巧者見戕亡賴子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徙置之經閣後費頗不訾其西隙地市之隣人者余意欲築一土岡東傍水與今中弇相睽帶而瓜分其畝植甘果嘉蔬中列行竹栢作書屋三間以寢息而亡何有楚臬之除余故不別治生與仲

氏產俱以授家幹政其人有力用而侈余自楚遷太僕則所謂土岡者皆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弇再矣余亦不暇問自太僕領鄖鎮遷南廷尉以歸則東弇與西嶺之勝忽出而文漪小酉之崇甍傑構復翼如矣時與推故第敬美徙居其間乃復治涼風堂爾雅樓及西三書舍則余指也盖園成而後問橐則已若洗第惜政才不能詰余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之故盡發前後扃不復拒游者幅巾杖屨與客屐時

相錯間遇一紅粉則謹趨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與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園之名日益著於是羣訕漸起謂不當有茲樂嗟乎賢者而後樂此余豈有胸無心者第一時狃成事不能如吾家仲寶毀長梁齊之易今悉棄去弗顧戢身一團焦草衣木食以此沒齒而猶喋喋為此記者欲令子孫知吾過耳李文饒達士也為相位所愚至遠譴朱崖身既不能長有平泉之勝而諄諄焉戒其子孫以毋輕鬻人且云百年後

為榷勢所奪則以先人治命泣而告之嗚呼是又為平泉愚也吾茲與子孫約能守則守之不能守則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幾善護持不至損夭物性鞠為茂草耳且吾一轉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饒之不能為主而吾能不為主似尤勝之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有茲園也

題敬美書閒居賦後

敬美歸卧澹圃有感於潘安仁閒居之適手書其賦而

係之跋余謂敬美殆愛其辭與二圃風景果蔬花木之屬有相當耳若安仁蓋熱中而强為雅語者夫拙宦則故博士亦足何必望塵賈侍中學圃則洛涘故佳何必濡首石氏金谷一不審而餘波及人白首同盡致併板輿所奉者而失之矣然自安仁敗後洛中滔滔即玉樓金埒鍾為燐火鬱為草莽浸淫以逮中原無咫尺賦中地而我婁水一曲當時已自晏然今吾與敬美幸而生太平之日未老棄羈紲相與夷猶於澹圃中雖百安仁

何敢望哉然敬美此書膚理細緻而多媚趣骨亦不乏
翩翩出祝氏上與安仁此賦却足徵二絶也

又

後有元馭一跋峭語直氣森森可畏千載枯骨生前作
事不審尚得見此君

題手書詩與趙太宰後

汝寧趙太宰先生遣信索余近詩先生為八座長方黑
頭棄之若敝屣天子强留不得而書來惓惓以予兄弟

出處為念豈季子見遺金不拾而令五月披裘公拾之耶因書寄七言三十章中間多有贈送家弟者區區鑿坏之故與家弟所以亟出亟歸歸而不復出大約盡之矣兹與先生約異日以一芒屩謁先生嵩少王屋間便當把臂入林不然而天子問山司徒啓事吾儕名姓若不識可也

題所與陳道易長歌後

余與麓陽先生陳道易交三十年矣六年前自清源來

訪余弇園極言汝寧風土之善與汝泉尚書之𡽱足依
謀卜居焉尋别去不復相聞已忽有傳道易非常耗者
凡三至不免投杼與家弟及二三友生太息汎瀾久之
今年春得尚書一札云且歸矣陳道易買田甚近可以
煖老余驚喜過望作數行報之云更得一陳道易也六
月九日避暑弇園道易忽具冠服投刺相訪余忽衩衣
出迓而左右皆猜怯以為鬼物幾欲取桃湯灑之為語
其故相與大笑命酒留連竟日時尚書已得請予告矣

吾吳中虛號佳麗苦歲侵不已食指衆無長策應之見道易談汝寧易作活幾欲割兒輩一人從之往依尚書而不忍也因作長歌書以贈道易歸與尚書讀之不呼大白罄三斗酒者吾不復弄筆硯矣

題王三公槐䕃

王氏之望在瑯琊者從始興文獻公渡江以郭景純讖與長淮並盈涸在太原者以晉公祐手植三槐識語而徵於文正公至今豔稱之瑯琊之裔振振繩繩不肖竊

托蔭焉太原之裔播在商城則有三公者喜施予焚責劵能感異僧遠托涅槃而子自寶益為德不替諸孫曽代繁衍而季問遂舉鄉薦出仕有聲實季問之同年生劉太常淳為之誌傳李廷尉已顔之曰三公槐蔭而吾鄉沈進士孚聞復為之説甚詳夫以晉公之不斬合世主以全符氏百口三槐之識若執左契而蘇長公以仁者必有後歸之然考之史文正公有子不甚顯而顯者乃其仲氏豈文正之仁在大中祥符間不能如晉公耶

即不如晉公何至不如仲氏耶要之天道福善亦偶然耳執善以論福更自千里且夫為陰德者不獨不使人知之已故不自知也季問兩棄邑令以扶侍慈人飯僧聽經托鉢行化併其名而匿之若不自知為德者而猶不能忘情於其先則近厚聊以答其意而小廣之

題所書九友齋歌後

余方持節鄖中而以念此九友故作十歌志歸無何移南廷尉尋避言還里除留尹不就而是九友者朝夕與

余周旋甚適也尋有所感觸以為天下之能適我者必殢我遂復作反九友齋歌束身入曇陽靖然尚時時取二藏幡之而遠近之責余文者踵至不可拒因復自悟役我方寸以殉人目此雕蟲業不小苟從淨名居士入不二門而藏亦筌蹄耳擬於歲朝誓佛前一切掃除之而喻子邦相尚喜余九友齋歌以嘉素責書余姑書以復而志其尾要知光明藏中無一物毋論前九歌非當即第十歌所寶此幻軀令邦相覓之不可得差小契耳

然則最後一歌亦贅也邦相其謂為何

題與天界寺僧詩後

隆慶己巳正月余自魏郡移浙省取道留京與家弟會宿天界寺遇大雪留滯者將五日時主僧半峯公八十餘矣匆匆為米汁所困僅能成一詩亦不及付此僧别去十四年而其雛孫秋潭訪余恬澹觀則頭亦鬖鬖白問半峯公化去亦十許歲矣止之宿雪復垂垂下因成一詩志感會渠出行卷索書因併前作付之雪鴻指爪

老宿幻軀所不足論更十四年秋潭能蹤跡我於市廛中乃為奇也

題所書近作

大參李維禎先生出佳冊索書得前後贈寄先生與宴會古近體共九首後有餘楮復得七言近體十首余年來畏苦思匠心所造都忘工拙然猶未至大落爽至於八法素所不講又以三錢雞毛筆作之既成取視真若塗鴉先生書法妙一時乃敢以此溷鄴侯架良可笑也

第不遂覆瓿令耳孫輩藏之作季子縞帶故事差可耳

題王太史二姑山記後

不佞讀顔司徒麻姑壇記慨然想見姑與王方平二上真之靈跡而不可得今年王太史肖昌過余恬澹靖出所州游二姑山記讀之覺九咽作青精氣兩腋習習風生因戲謂太史君是方平裔宜其精至乃爾第不見方平現雲杪如衛子卿何耶麻姑以人勝耳從姑之勝遠過於麻姑歴千萬年而君始拈出之所結縁甚深矣異

日以為太史治可也太史笑曰吾而方平裔足下獨非方平裔也耶命題其後

題與徐長孺三札後

余一歲來得報長孺三紙大要以長孺欲相師故力拒之而會長孺亦用太君善疾故阻此來今年正月太君疾良已而長孺就宗伯聘與辰玉共竹林下銅盆食五日一過覯次佐焚脩又不廢制科業可謂雙舉其肘矣第以余三紙皆代筆必欲得手書而後快無乃於前書

空有之說尚未徹了耶將猶美靡靡而及其笑步耶吾家子敬尺牘妙天下安石得輒批後還之古今人好尚不同乃爾

題送敬美弟十律後

昨年為敬美弟寄送前後得七言律十篇吾弟始以病乞歸吾不虞其病既而不獲請吾不喜其留其別我而還江右吾不愴其行移視關中學政吾不美其遷十篇之中蓋九致意丘壑焉吾弟不少忤出卷素俾盡書之

且云閱諸生卷疲則取以當濁醪遇少得意則取以當藥石快哉言也支道人遊王孫邸云諸賢覩其朱門貧道以為蓬戶審爾則驅六傳按部五陵何異躡履度青柯坪吸蓮花掌露哉吾弟行矣毋相忘當掃曇陽觀半室以俟

題王陽德别墅廿絶句

余既為陽德成暘湖别墅記矣陽德復以肖甫五七言絶句各十題寄示曰子能悉倚韻和之乎余戲謂陽德

子何獨不廉於我也屬長夏無事遂完此責不知於肖甫如何愧輞川多矣雖然霜後必以乳柑三百顆報我

題汪仲淹新集後

仲淹生平尚節槩不寢然諾然不無仲孺之累其為古文辭雄爽有調而或不免士衡之蕪余每一規之輒一小異今年與李本寧來不疑自錢來則恂恂長者已而盡出其新篇讀之沈着温茂一倡三歎有餘音矣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其仲淹之謂耶子之兄伯玉先

生人倫之冰鏡也歸而質之以為何如

題泖塔諸詩後

余五載園居僅一出弔徐文貞還而徐孟孺以泖塔僧來要余便道同汎禮塔舟子誤之將抵泖而暮將渡而大風雨僅一推篷指點得窺在水中央小態耳興盡迴棹居兩月而僧以沈山人嘉則馮太史開之屠儀部長卿詩來三人詞場射雕手也末復有袁長史履善和章長史亦故人欣然誦之初亦洋洋盈耳轉誦之却覺少

會心處令人轉憶少陵摩詰

題辯疏後

余此二疏凡一具而不止一上而不達矣其草于何存之曰所以志也昔余之起自田里而補魏也南瑣臺薦之曰宜使佐治國史也故相徐公故宰楊公曰可一面也於是再疏辭不得而徐公去國矣已楊公亦去國矣余自浙參而長晉臬也屬老母有采薪而故相高公起長銓高公者先大人同年也而余伏闕請辯時高公與

徐公爭權而有惡言余是以用母疾乞休高公寢弗覆也而緩其限且語人曰是將卧而待遷乎會老母疾已强赴晉卒卒完棘事老母病復發即單車馳歸且上章自劾當是時苟及老母而削籍至盡者快也尋以老母訃聞高公知之曰嚮者之乞休情乎復寢不行而南中之給事為王為張者御史為姚者其門下士也猶舉高公舊語而脩之於覲時疏及我矣罪我以與楊忠愍周旋而醸先大人禍皷我以居先大人喪而縱淫樂先大

人之中禍也固權臣陷之自有繇所謂與楊忠愍周還者余疏中語也居喪之苦與吾弟懋偕不茹葷不入内不預外事迨服除而縞素不聽聲樂也當是時與高公同相者李公張公知之維高公亦知之故絀瑣臺語不用也余服未除而撫巡有薦未即吉而補楚臬當是時楊公復為宰尋罷余再與棘事甫畢而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太僕明年之九月余以中丞節督治鄖楚念毋以報上及知己有所見輒言言有示許者與示閫者往

往戇直不中節而譊閒入矣前是余與楚棘事憤偽學之披猖發策一及之而其魁方用事又與余同年往往陽托善余而陰造不根傷政府語使人不可聞會余量移南廷尉人謂且見踈其魁乃授指於南瑣而楊公之疏上矣尋得旨解職候別用故相徐公時里居謂余曰且辯乎余曰不難辯也今猶雞肋我辯之是求用也居二載起尹應天徐公曰且趨命乎奚辯哉余曰不難趨也趨之是急官也不辯是愛一官甚於人也辯而辭彼

許余辭余快也怒余辯而褫之亦快也故事上疏者具揭於三相及宰臣余謂舍人子揭所重張公先疏而後揭毋先揭而疏揭先之彼必阻是市偽也舍人子强為黠者也既唯唯不知其何所受先具揭張公果力止之且為辭見危已而復見甘也限且迫矣垂上事而給事某御史某某之章復上矣又加我以汙濁不根事是二人者亦講學士人也探意於其魁其魁尚猶用事所以告之如告楊公也仍得旨解職候用余時不勝寃具此

疏乞置獄勘而後請死既而歎曰上寛我不誅尚雖肋我而又何辯之為不辯有自明者辯而有不終明者且彼竟以我求用也已矣夫已矣夫已矣而竟存草者不敢使上見之及政府見之將使里之人見之如以余言信者余猶可以稱人於里也不然歔而摘我我猶可及死以實三君子之口而快其魁之志也已卯孟夏朔日志

題何將軍賣劒歌卷後

張司空破格擢雷煥令豐城而發干莫於九地之下其求之勤若此今何將軍特以一貧故捐二十年所佩之寶劒而鬻之抑何衰颯不振也而諸名士顧爭為長歌以壯其舉毋乃各欲自露其鋒與不平之氣耶將軍毋輕棄此劒異日有知將軍者以一騂騮將五百騎西出玉門取樓蘭首思復得此劒晚矣唐人詩曰時平壯士無功老語有致可憫吾亡友俞仲蔚獨不然其歌寶劒云天下長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此殆為老夫發

何將軍首肯之乎噫前有元振後有仲蔚而諸名士不已何也

陳公直道編後

余嘗謂野史不可盡信作攷誤數卷以正之吳中陳直道公永錫為藩參為御史三用抗疏忤旨瀕百死而益勁天下之人能言之而友人劉子威侍御撰續吳先賢讚於公若有所未滿者盖謂公宣德初逮治請室凡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前已死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

歸葬乃聽至所述讚云作數趺不悔佚興佚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死不為服雖成直臣名然以此易彼是豈有不得已者則凜乎霜鉞之加即逝者有知公無以自解矣後得柯少詹潛所著年譜讀之乃公以宣德辛亥下獄明年壬子父思恭死弟禮死又明年癸丑母顧死兄祐死又明年甲寅從子瑀死又明年乙卯而後釋詔奪情復故官公懇乞歸殯終喪新天子憫而許之三載戊午服闋還朝尋出楚而有遼王之獄然則所云不終

喪者諺也夫公之出處非後進所敢議百折不挫之操豈區區一富貴可溺者子威又復云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顯者謂方伯子兼也子兼視余文人行折節而見友其人清簡沖澹恬於進取有鳳皇千仞之操毋論智計語不相當即和謹亦非所以擬之當子威之成書余不及與相楊榷第子威以文名世其書必傳故余一拈出附於直道編後子威不謂余以厚道望生者將必罪余以曲筆媚逝者也余固甘之矣

所記疏白蓮沼治芳素軒後

疏白蓮沼芳素軒之閲月即爲之記人或謂余何健筆研乃爾余笑曰非也吾昨者過離資園覩危甍傑構瞥起凡二十餘楹跨據橋道而昔之所謂鷃息軒碧浪齋壺隱晞髮二亭與花樹梧竹無一存者僅餘前小島與綠萼梅婆娑暎照而已始悟陵谷之變遷是千萬年事市朝之轉徙是百年事而茲園乃一轉盻間事耳歸而取吾記讀之歷歷猶可數不然則是園者烏有先生而

已天下之壽者莫若山山之不盡真者不必壽今吾山與吾記俱幸而有聞於天下雖然吾固知山之壽不能勝吾記之壽也何以徵之過永州者覓子厚之愚谷諸勝不可得得之其文夫真山川且然况不盡真者哉

題祝希哲詩後

祝京兆好書自撰數律以其能得晚唐人三昧也亦好作此結法以其稍出眉山雙井上也吾所見人間凡十餘本此其最麹楚者聊為拈破

汪禹乂與子書後

汪禹乂與其最少子書凡十四雖小赫蹏必方幅隨意數語必端雅有味結字雖草草必具真行法陳蘇州德基擬之陶靖節示儼等疏靖節吾所不敢輕言賢於陳暄多矣堯卿其奉以寓羹牆之思哉

書所作乞花場記後

徐孟孺與陳仲醇偕築讀書處於小崑山乞名花實之目之曰乞花場而屬余記自余之記成而頗有豔之者

會孟孺葬母於天馬山治丙舍依止之遂舉以歸仲醇而別築室於鍾賈山去小崑山五里而邇其室甚陋而地尤勝曰服除吾將以為鹿門率妻子居之仲醇意不能恝然於孟孺也扁其館曰徐來孟孺亦不能恝然於乞花場也屬陸茂才萬里書余記曰吾且時寓目焉恍然若吾身之坐起斯場也昔韓退之還名畫於獨孤生而記其事今畫不知所嚮而記烺然猶在人世間何況廬舍卉木之跡轉眼而付之田更樵牧之手求之暮煙

秋雨而不可得當不若求之於此記也孟孺能薦余言否

屠長卿詩後

屠長卿手書五七言古近體二十四章寄余金陵長夏讀之令人忘暑其宏麗奔放真才子也若陸平原之材多張壯武之不實小所不能免耳詩語大半道情而夸特甚蕊珠宮所首禁者此不過英雄欺人第今後世視之如李青蓮疑其仙去不死余報以一章欲其杜門壁

觀者十年玉京雲軿長安蒲輪總當駢集長卿故不首肯余指聊識其後以自儆

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卷後

此韓襄毅公再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餞而敘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㬎徐方伯瑄張大參顥劉憲僉珏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先生為十人以少陵氏上哥舒翰開府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詩語為韻而分賦之者也今獨業字韻闕蓋徐先生敘而不及賦故

先生既以分韻而悔謂襄毅公之忠勲戡亂與哥舒之貪殘起釁不可同日語奈何以哥舒擬公雖然亦僅取一時之致云爾以哥舒之不能當襄毅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邊將慎勿學哥舒譬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與實録順宗紀故自為氷炭也是之則為詩與書非之則為史故文士恒例耳獨怪玄宗委膈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盡耗河西隴右之財力以病劇不任而後暫已襄毅公之繇中丞而晉大

夫繇提督而拜總督寧不隆寄渥錫哉公箄路藍縷以開嶺外百世之安然未能竟三載不病而強以病免嗟乎何幸將之久而賢將之弗克久也是二語也以哥舒則不可以襄毅公則可而是十君子也其名位詞翰皆三吳一時選片語零落無異吉光之羽人且寶之而況為公之子若孫者哉

書瓦官寺刻二記二詩

金陵多古名剎其地又多據山水之勝然往往為聲酒

所汚余甚厭之凡三過瓦官寺寺僧獨具茗以嘉蔬起麪餅供余輒欣然為飽有載酒從者俾移庖萬竹同春二園盖寺僧守梵網木义甚嚴不忍以口腹破之故也會僧刻余二記二詩因舉晨鐘午飯二語拈出題其後且戒游者慎毋以酒食下地獄種子也

題寄漁卷

人有不識王弘之者問漁師得魚可賣否弘之曰吾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此真所謂寄漁人也題額者陳道復

亦玄真子之流序之者王敬臣則羊裘老翁上動星象第不可責之筆墨行逕耳覺得兩畫不署姓名尤堪鼓枻屈大夫前新正杜門䟽乞保守鑑湖一曲覩此殊更瀟灑

韓氏藏祝京兆所譫記及袁永之詩後

嘉靖初韓襄毅公諸孫有號所譫者乞故祝京兆希哲記而希哲手書之一時以為二絶而是時袁永之兵部與君善後先記詩凡三十五首永之詩名噪一時無能

舉其書者而書却有風態可賞希哲大都不無楓落吳江之恨韓君之子懋賞合裝為一卷偶令余題其後余謂當襄毅公時勳位隆重而韓君乃其親孫又嘗參督府佐都綱能汰膏腴於五鼎中而得不厭之味懋賞貧且窶酒藿肉之不給而又能守其先之訓以此蹟遺後人其於澹當更難也澹乎相與更勉之

題陸中丞漕白糧疏草後

余既以陸生之請傳其尊公阜南大中丞事勒石於其

賜塋之陽矣既而得公所上隆慶封事而歎曰陸公其猶有遺稱乎哉是余之罪也夫公前後封事凡數十而此其最有德於三吴之人者何以知其然也凡漕卒之艘萬其實糴六師食之民之艘千其實鑾天子六宫食之卒怙其衆而驕其民曰吾為官運也而私運也恣魚肉之抑之不得先斥堠津梁之人亦抑之且魚肉之曰而私運也於是民益損其槖至一鍾而至一石又往不及期中貴人乘而侵牟之業挫產不能償公乃與前督

漕使者潘君謀疏其狀上聞大司農酌之報可於是民漕不得名為私與卒分道而行毋所陪償天子六宫亦遂早食新矣抑豈三吴之人德陸公大司農亦且德公夫一言而為百世利計孰有大於此者而余遺之嗟乎此非余之罪也陸生慊然别梓公之疏以行而俾余識其後且曰太史公傳賈長沙其治安策不載載之新書世固急言其策而後及傳有以哉

游金陵諸園詩後

余舊游燕吳諸名園多以詩紀之詩多七言律而今年二月自家抵郡過徐少参廷裸園得二首三月自郡抵金陵金陵之園不減李文叔所紀洛陽次第游之得十四首適武林卓澂甫光禄以素卷索近詩而凍筆不能應吾鄉人章藻工吳興結法令録以與之澂甫有園在塘西甚雅麗而余不獲游有如異日躡蠟屐相過能以家釀百斛潤筆當更為澂甫園新詩併嚮者諸作悉手書之第澂甫之愛其釀甚於吾詩及書恐不能也

題牛首詩文後

余與姜宗伯陸李二司冦方司農參牛首及祖堂獻花巖既畢而為記記之又為雜體詩詠之欲手書付山門而嬾拙轉甚展筆而復縮止者數矣會周公瑕自吳中來公瑕書法妙絶金陵緇白亡不愛其揮染者因以屬之雖老尚能揮汗結此緣事也六季及唐以來釋氏之文僅一王簡棲頭陀温子昇寒山碑而已餘皆托之伯施信本登善北海清臣誠懸以傳孰謂書小技山僧其

善藏之

題故崑山劉令畫像碑記後

劉侯之令崑山也屬主上方嘉隆漢宣之效青吏治守令而侯獨精心為之前後佹六載始以高第徵拜臺察又佹四載而士民益謳思之不忘相與伐石樹之五父之衢而支學憲可大記其績刻之以垂永永諸生歸有禎既倡其事而又圖侯之像於絹素搨支君之文於後俾不佞為之題尾侯之在事則不佞貞跧伏田野間得

窺侯之一二大較誠與明合其所近必先實而後名其獲必先下而後上其指必先教化而後刑罰所急必單赤而亦不廢衿紳之禮以故侯之澤愈久而愈深其士民之謳思亦愈久而愈不忘也侯今晉為天子中執法自是而中二千石而九卿而三公故不至作黄頴川朱桐川屢屢班史一循吏而已也夫一循吏故不足名劉侯然為崑山人名劉侯又安能舍循吏哉蜀人勒文翁像石室至今尸而祝之歸生其用蜀人故事俾侯像與

文君并不朽可也

莫愁湖園詩册後

出三山門半里許得一弄頗閒寂其北街為莫愁湖園魏公之介子廷和所分受者也諸公子名園以十數皆奇峭瑰麗第天然之趣少目境亦多易窮而此園獨枕湖帶山頗極眺望之致游者遠車馬之跡而與魚鳥相留連誠故都之第一勝地也莫愁不知所得名若梁武樂府所稱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生阿侯不過狀

其閨中之絶而已及沈佺期古意則易為征人之婦宗詞艇子難繫則又易為北里之治更誤矣廷和治臺榭亭館以快游者又合許太常之記邢太常之額與羣賢之詩為鉅册而屬余跋之翩翩佳公子哉余游晚亦會園以大水故蕪廢不治然喬木脩筠與斜陽遠浦菰蒲蘋炭相暎帶其趣亦自不乏也因檢槖得近作一律四絶句書之而復徐君曰不佞歸矣亟治之報我弇中當更成一詩寄君作神游可也

題李僉憲墓誌銘後

李僉憲良材捐館之第三年而其冢嫡勝任扶服走金陵謁余銘既應之復拜且泣出卷索以請曰是將摹之石而藏諸窆以慰我先君子地下矣毋若李之存者何幸手書此素留為我李家寶庶春秋饗祀出而展之以比於大訓河圖乎性不喜書適病瘡十指皆屈强姑令侍史録之而强題其後昔韓昌黎手書歐陽四門哀辭而識之曰余生平手書僅此二通而已以遺崔清河劉

彭城然不聞其家請之也今李生乃能昌黎我乎吾文既乏二長書又不解八法李氏如有瓿覆其舍諸吾固知生之請誤矣

題彭公甫先生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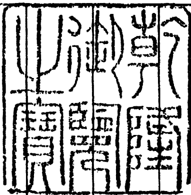
余讀天臺山人所撰彭公甫先生傳不覺三乙三歎惜其早逝而不相及也先生崛起草澤之中年甫勝冠而能不為佔俾所縲即以聖賢之道自任其智崇而禮卑即取予微節辨晳不苟易簀之際綽然定見定力矣嗟

乎先生之壽僅二十有九使得從吾夫子宫牆之末加以三載即不敢論入室希闕廡亦在堂廡間哉若天臺山人此傳盖曽子稱吾友意也

張應文詩跋後

吾友張子始好葛稚川張平叔家言謂内外丹皆可成而神仙可立致余不薦者久之乃潛心葱嶺之教多所注釋又久之復悟一切放下灑然無一絲罣今年仲冬寄余詩偈如干首則單刀直入葛藤斬斷盖深得黄蘗

趙州三昧而以游戲出之者使余舌吐汗浹不能收雖然余只是暫時岐路耳張子可留却鼇山頂上受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麟粹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

右軍鶺不佳帖

鶺當是右軍諸孫小字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死然閒語凝之輩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遇遼邈當由汝

曹不如坦之耶今又云鷴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曹公有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於子孫雖豪賢不能忘情劇可歎也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場諸蹟為濮中李少師東之家物米元章之父阿奢以奕勝獲之遂為米氏物後有尊德樂道印見元章書史甚詳今則割為一卷而有開成二年柳公權記一條豈全卷題字亦隨之而割耶結體比它跡形勢稍廓落而遒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驥追影勢余老矣後先所見右

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譬之玄奘入五印度覩薄伽梵金光明相能不悲喜敬題於後

王大令送梨帖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併右軍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不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十萬

籤蓋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為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為元章所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稍有剥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眉睫間元章所稱天真爛漫故不虛也誠懸構結淳古生平鋒鍔斂盡隱然有羮墻思吾弟其善有之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碑真蹟第三跋

余初閲此書以為視右軍頭眩方帖有入室之妙後見

米元章書史謂頭眩方即虞所書雙鈎本在鮑傅師家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及考黄長孺記潯陽人入山得大石中空内有小石刻羲之頭眩方比之絳帖字稍縱逸各有妙處然則絳帖頭眩方蓋永興臨右軍筆耳余懸斷之語似不減老米目擊也米又言宋世大令永興極不易得真跡雖好事家亦無之然則余之有此碑寧啻吉光半幅耶

隋賢書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鉤之敏而人間則咸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黮不甚可別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徵蹇澁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

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內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別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覯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絕令人慨歎

褚臨蘭亭真跡

唐人臨右軍禊帖自湯普澈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佻險者咸屬褚河南河南蹟尤多米襄陽既於書史稱得蘇沂家第二本以為出他本

上然攷之是雙鈎廓填耳書史又云右軍筆精大令日
寒二帖薛丞相居正故物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
郵并收得褚遂良黄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約以
五十千質之後王以二帖質沈存中而攜褚書見過請
售因謝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
因賀鑄持至高郵以二十千得之此本藏深山民間落
黄拾遺熊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後有襄陽題署備極推
與且云是王文惠公故物辛巳嵗購之公孫瓛與書史

語合按蘇家本於崇寧壬午閏六月手裝此則壬午之八月手裝耳書法翩翩逸秀點畫之間真有異趣襄陽所稱慶雲麗霄龍章動采庶幾近之蓋山陰之喆嗣而蘇本則其仍孫何得甲彼乙此耶今年爲萬歷丁丑上距裝裱之歲蓋七甲子少三正朔耳安得不六倍其直也又有李伯時一跋雖真跡而似非題此卷故剔之以戒蛇足

顏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顓須者於公為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真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實載之目録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鑒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究然能無邯鄲子輿之

惑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先堯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祈洗去之小米能别書不能别所以或為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秘殿章識耳此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收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雪霽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既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八法定真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為黄長睿也

徐騎省篆書千文後

此宋右散騎常侍邠州行軍司馬徐鉉鼎臣篆書千文宋壽皇以賜魏僕射杞者後有諸名賢題跋按騎省篆法朱長文肩之妙品以為能繼李秘監絶學於喪亂之餘其行筆點畫皆精嚴有法度今此千文雖未敢謂得岐陽嶧山之秘而螺匾隱然文武兼濟其為真蹟無疑獨壽皇稱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杞而係載淳熙攷之杞以乾道二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三年十一月而罷八年改左右僕射

為左右丞相明年為淳熈改元以後固無所謂左僕射而杞於其時已卒未嘗為左僕射也得非好事者為畫蛇之足耶老謬多遺忘聊記所聞於後俟真賞者鑒定焉

按此書亦不惡而少勁密無徐騎省古意跋尾皆一筆俗書以至御筆與璽皆僞作葢不特官稱之誤已也吳中一子欲售余不應乃強余跋讀畢怏怏而去後聞售之嘉興項氏得百金葢

剳去余跋而後欺之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

輩然哉

林和靖雜詩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冲夷可

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嵒嵒骨立也蘇長公

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

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留臺

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攷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

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匀穩妍妙風神在披拂間而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唐人即孤山故廬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迨於今香火不絶乃其遺跡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范文正道服賛

范文正楷書道服賛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

評贊詞亦古雅所謂寵為辱主驕為禍府是歷後得之非漫語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柳道傳吳原博最著魯直結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險側而過妍媚極類元人筆如揭伯防陳文東輩亦能辦之恐魯直真蹟已亡佚為元人所補耳成化中御史戴仁贊書頗得吳興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

又題伯夷頌

此帖與忠宣公告身跋之月餘而其後人主奉不能守

作余質庫中物者十年矣余閱之數責其以原價取贖不得今年初夏悉理散帙分授兒輩因舉此二卷以歸主奉且不取價嗟夫余豈敢以百金市義名顧滿吾甘棠勿剪之願云耳為范氏後者時時念文正公之手澤為它人者遠則念伯夷近則念李總管庶幾其常為魏公家有哉

范忠宣告身後

題忠宣公告身之一月而為吾家物又十年而始復為

范氏物微吾非若有矣昔靈武中興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者當其身則可范氏之子孫慎毋以忠宣公為酒資哉後覓其家付還之故云

六大家十二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黄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忠惠帖皆手札藏於其外甥謝氏者倉卒間不作有意筆天真爛熳而結法森然自如文節小似涉意險峻與流利相錯前一帖神采尤更燵燵更

數年中得蘇文忠祭黄幾道文於朱司成大韶家送梅花帖於嘉興戚氏玫祭文是元祐三年書玉堂視草匆匆閒精思構結乃爾後有錢狀元跋真而不能佳去之送梅花帖大自古雅十指拂拂吐生趣又得米襄陽殷令名帖於故人徽州李守道氏顔真卿帖於華亭杜生亦柘湖舊物也二帖皆跋古碑及墨蹟者神駿有風姿雖字不過小楷而有徑丈之勢第後一帖極譏顔柳之挑剔而已首犯之何也李少師東陽一跋頗精故留之

又得趙文敏騎從帖於嘉興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
元氏周藏此帖二百十五年矣以余之喜書也輟以相
贈二帖劇有右軍父子風圓俊精純可愛最後得薛翠
微三札於王宗伯錫爵氏薛書跡傳世至少而余獨得
上清時享四帖於此三帖此君書名不能敵四賢而結
法自山陰似不甘其下文休承上清等帖嘖嘖稱此不
意有偶然之遇因留其二於趙前而附舊跋於尾其一
帖并卷內昔藏蘇公久上人米老詩二帖另寘宋賢墨

跡卷然二書最致佳品於此卷末易雎黄也吾於六君子書竭資力二十年數得數汰如波斯大舶主采寶山非一地亦非一時也但不至作彼曹剖身駅耳因詳記於末以示後人

宋名公二十帖

右宋名公簡札合一卷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詩中有云銅魚四明守當是知明州也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故丞相昉之子仕至右諫議大夫王文正公旦甞薦

參大政以瘦相欽若陰中止其稱學士當在景德二年後呼表兄為腹兄不知何所據按老米謂宗諤主文既久當時試士無易書例故爭為肥褊朴拙以投其好今攷之果爾然則公書雖不見賞專門亦負時趣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吴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尹時謫居故帖内云云朋友之道盡矣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袠袠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簡范公由政府以兵部侍郎知鄧州卒累贈太師謚文正軾者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為吏禮兵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端明龍圖二殿學謫儋耳赦歸提舉玉局觀終贈太師謚文忠此寄久上人帖古雅為生平尺牘最墨光奕奕射人眼睫應接不暇蔽者米芾吴人以乳媪蔭得官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佻險其書蔽則郇公行押體也又絶句一首無姓名而有緝熈殿寳考其詩是黄庭堅語庭堅字魯直豫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

翩翩老致而結構森然詩亦婉致所謂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殆類余近日伎倆可發一粲紹彭者薛紹彭字道祖中山人號翠微居士累官秘閣修撰知梓潼路漕與弟嗣昌輩俱有名所謂河東三鳳者也此與趙大年借墨帖古氣渟渟遒勁中蓋余所寶三帖之一也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以知樞密院卒謚忠敏自謂屏跡里居當是知潭州丐祠時也世忠者韓蘄王也字良臣慶陽人以三鎮節致仕卒史稱其目不知書

晩歲忽有悟能作字工小詞據與司農總領帖當是太保領元樞時耳而結法頗遒麗恐其時尚未入悟或佐史筆也允文者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以左丞相兼樞密使出宣撫川陜進少保封雍國公謚忠肅此公蓋南渡名臣灼然者吾以其慷慨議恢復近張魏公而識時宜勝之書法出鍾成侯雖不能精詣亦自古汪藻者字彥章德興人仕累禁近後以顯謨閣學士謫死藻有文行饒志節其書亦出入米襄陽衡者葉衡金華人以右

丞相樞密使竄郴州後復官予祠衡以進士十年取相
位以宰相片言得罪時多疑之書雖不免墨豬而有拙
意且以力勝王十朋者字龜齡樂清人年四十七狀元
及第又十七年而以龍圖閣學卒所與書極辨者不知
何許人想亦工佛法者公可謂能衛道矣蔣璨字宣卿
紹興中為戶部侍郎敷文待制史不載載書史所題冲
寂觀二詩極俚淺而書筆圓孅翩翩得晉人意考詩注
稱伯考太師樞密當是蔣穎叔穎叔嘗知密院其稱太

師則以子揩歴侍從加恩故也冲寂觀在陽羡乃其家香火地紹興甲子巳不無黍離之歎今不知有遺跡否王淮字季海永嘉人以左丞相樞密使罷爲大觀文卒謚文定劉子當是荅故相或執政者其人亦非下中以庇一戚故受朱紫陽掊擊無餘地張綱字彦正丹陽人嘗至大參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文定用太常駁改謚章簡此劄似得致仕恩謝執政又爲其子先容耳范成大字致能吳人假紫微使金人起聲至參政後以大資

領祠卒謚文穆其書最得二家法此小草亦離離可愛孝祥者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以詞翰名弱冠及第歷典大郡官顯謨閣直學士卒年僅三十又七安國射策合執政得狀元得狀元而忤執政不調良可笑也樓鑰字大防鄞人累官參政以大資領祠卒謚宣獻其書辭黯然天真之痛而札亦稱之了翁者魏了翁字華甫蒲江人以樞密同僉督視江淮軍馬贈太師累封秦國公謚文靖公名位俱亞真文忠而邮典遠過之此書倉卒

為密戚弔慰故旨惻而辭絜筆亦草草張即之字溫甫孝祥從子以父孝伯蔭補官至直秘閣壽八十餘與孝祥俱擅臨池名而即之尤琅琅此行體不足言然却不墮惡道余初得十五紙於崑山六觀堂周氏内有不知名人及呂資政嘉問錢樞密端禮余惡呂之盜從祖公弼疏草而示王介甫也錢之附湯思退而左張德遠也故汰之并汰不知名者尋得黄忠節一紙於曹進士茂來虞忠肅一紙范文正一紙於其後人蔣宣之一紙魏

文靖一紙於從孫定鼎詹簿遂併舊所秘蘇米薛三紙合之得二十紙吾家爾雅樓何必減吳興墨妙亭哉尤可快者能汰錢呂作書家一董狐耳

東坡手書四古體後

坡仙所作煎茶聽琴二歌南華寺妙高臺二古選中間大有悟境非刻舟人所能識也南華詩最後作攷其書是海外雞毛筆所揮染故多纖鋒大抵能以有意成風格以無意取恣態或離或合乍少乍老真所謂不擇紙

筆皆能如意者也人云公書自李北海此書獨得之汝南公主誌枯樹賦余見公墨妙多矣未有逾於此者敬美自燕歸出示余漫題其後侯長夏無事當盡取四詩和之

蘇子瞻札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若勸公卑意亦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粗杜門謝客

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

蘇長公此札家人語耳而中余病如描寫蒲傳正不知作何許狀想亦是好奇落魄不問產業者數百年中乃亦有此兩人也記以自規且自笑也

蘇長公書歸去來辭真蹟

坡公為卓道人契順書靖節先生歸去來辭於法書中

最為高名而余所見者石本竊怪其腕力弱而鋒勢纖
脫戲以為三錢雞毛筆罪過歸田後從文休承所得真
蹟閱之真所謂迴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者
懊儂生平石本觀皆鹵莽耳契順吾吳定惠院行者院
今為寺尚在吳俗雚靡乃有此奇人與奇事惜猶為名
使非行脚本色而錢世昭紀聞則謂佛印了元有一札
附契順與公公跋語了不及了元豈故略之欲以見契
順重耶了元札大要謂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

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本來面目又曰昔人問師佛在甚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者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麽計蘇公得此當汗簌簌下三日不應漫然都不及也靖節歸去來辭是羊溝内三尺地事坡公與契順所作是鯨海外萬里地事以此自擬與擬契順皆不類跋語以鄱陽校蔡明遠擬契

順又不類題尾者永樂間館閣二公皆以字行皆得賜謚文靖而才氣與公又總不類此亦是佳臨本耳為休承不免曲筆

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絕愛之往往為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蹟頗不同此蹟不惟以古雅勝則姿態百出而結構緊密無一筆失操縱當是眉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豬跡之可也賦語

流麗伉浪亦自可兒計此公將過嶺留襄城恰得五十九歳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嶺外游第斷米汁來僅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山谷書昌黎詩

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為勢以横逸為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獨此録昌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為虚婉與蘭亭異體同用尤可寶也昌黎

木強語山谷愛之其示相與送符事相類第昌黎晚節貴戚故其談讀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愚魯亦是佳事何必強之讀書耶故筆一笑

此書是真蹟而經水漬以故不能佳

山谷伏波神祠詩臨本

山谷書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最為奇逸有瀠洄飛舞之勢後有張安國范致能李貞伯文徵仲諸跋皆佳初自華東沙氏售於吾館甥叔陽意忽疑之持以見畀偶

囊澁不能應得旬日留托王君載雙鉤而俞仲蔚廓填之雖不盡得其妙比之搨石尚少一重障也卷今為嘉興項氏以重價購得佳人屬沙吒利矣可憐可憐

薛道祖墨蹟

宋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則謂黄長睿有書學而筆不逮識紹彭最佳世遂不傳米氏父子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此卷雪項山詩帖能以拙藏巧上清逹年帖皆書所作得意語波拂之

除天趣益發在縣帖與上清微類而加圓熟通泉帖咄咄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歎大抵筆多内擫結取藏鋒妙處非乍看可了前輩語固不虚也道祖襄陽同時人嘗以從官典郡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別號也

薛道祖三帖卷

翠微居士薛道祖書學最古法最穩密而世傳獨最少惟道園亦自恨之十五年前余嘗得其上清連年實享

清適四帖以示文仲子仲子大快以為所睹惟晴和二像隨意吟三帖不謂復覩此真足以軒輊六朝追蹤漢魏今年忽於元馭宗伯所見此三帖不覺失聲歎賞居月餘偶及之則云偶以寄吾弟家馭矣家馭亦不甚鑒許又月許而家馭自留都輟以見貺云公何自愛之吾不敢知也世固有遇有不遇豈道祖書遇余而不遇家馭兄弟耶抑家馭兄弟割所愛以殉余而故隱之也仲子又亟稱道祖所臨禊帖尤妙絶此卷實嘗落余手以

贄西川王大夫作先公傳度不可再返惟時時屬大夫
子續之勿輕與人而已跋有居仁者陸姓亦勝國能書
人

又

此大三昝與大年者蓋宗室令穰也畫品超絕與道祖
翰墨契甚深吳文定跋惜其不列於四大家為之扼腕
按道祖之先少保嗣通者書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時
人語云買褚得薛不落節而道祖與米元章實齊名故

元章貽之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然

嗣通筆怯不逮登善乃得列歐虞四大家道祖品髙無

遜元章顧獨不得與蘇黄四子並者嗣通跋跋墨林旭

素顔柳尚未出而道祖時四子數已滿故也與道祖頡

頏者章惇蔡京卞俱有可觀以人故不齒云

米元章跋奕棊圖

圍棊坐隱出神仙手本是雅事而為米老作聚頭磕腦

語使人憎畏然再翫之亦自有顛趣書筆極遒勁有意

作縱逸而少姿態不使人愛若馮海粟待制畢力作此歌與此書皆可到也跋尾亦類元人乃不知所以後有善鑒別者亦云是元人但不能辨其為馮海粟耳

米元章尺牘

坡老題米元章所藏右軍思言三帖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元章筆不盡如右軍然亦奕奕神彩不作強弩砍陣勢數之得字至三十二吾不知孟氏所藏書視鄴架如何其賞愛之當亦不下坡老也第方

先生以受知先帝一語謂為貽坡老者則不然元章蘇門後進中醍醐往還竿尺極綿篤決不作世情鹽醯語名諱一印章亦畫蛇之足聊為拈出之勿使强解事者作口實也

羔羊居士飲中八仙歌

羔羊居士者名升逸老其字也宣和中嘗以草書進御得官此卷少陵八仙歌暮年紛披老筆有懷素楊景度遺意乃其字逸老遂欲弟視右軍何也得非所謂騎羸

駸駸欲度驊騮前耶楊用修識其意第疑其為南唐王文秉則大誤矣

宋徐内翰小楷蓮經

徐内翰作細楷蓮花經以為無漏因不知多寶藥王懸記囑累諸品皆種種權攝耳罪福俱空何所住耶此公稱自信居士乃不能信心即佛良可歎也

宋元人墨蹟

此卒皆尺牘宋人得三紙元人得九紙而中間最知名

者宋人如吕龍圖嘉問錢參政端禮然皆不成字元人如鄧學士文原張方外天雨外其間不知名人翰墨頗有絶佳者以此知趙魏公之所倡率於勝國八法功不淺淺也

張卽之老柏行

余所謂温甫好書老柏行此卽其一也峭骨成削如畫枯木醜石而中間微帶一點生氣凡温甫書余悉以乞好事者不惜今春曬書偶於敗簏得之稍為裝池俾伴

古蹟若鰲之守鯉金象之配玉不念乘風飛去耳

張即之書杜詩

張温甫書如蘇家木假山秃節挺秀槎牙四出此卷更勃鬱有生氣其所托旨於杜歌四章蓋憤中原之陸沉冀恢復之有日然未久而黍離繼之良可慨也内舅甥作舅主又倒寫凡兩字蓋老手多悞無足致疑

又老柏行

張温甫雖以世冑起家然其痛中原之板蕩憂宗國之

黍離往往於翰墨發之故特好書孔明老柏行而所謂根若青銅霜皮溜雨者老筆槎牙亦自相類第余前後所見凡四五本皆不能快而我州牧仰松公所藏最為傑出蓋其風神骼格綽有生氣如自巫峽雪山間來者公絶寶愛之以為足當雪堂雙井則僕未敢遽許昔張彥遠評估謂伯英書價可以敵國豈張氏諸賢為清河左袒例當爾耶一笑

宋司馬温公梅都官王荆公王都尉墨蹟

右宋賢遺墨四帖皆真蹟也涑水公全得古隸遺法少姿耳生平不作行筆與韓魏公同意宛陵以詩噪一時與歐九齊名此書古雅殊勝之今人於書知歐九而不知宛陵名之不可以已如此金陵結法草草紫陽笑之謂公一生那得忙如是然雙井極推重以為有狂素風楊家秘余不能決獨歎此公之於涑水文學行誼無不差池而晚途乃若氷炭此公無一筆楷涑水無一筆草於此可以窺見其微王副車翩翩濁世佳公子也覩此

札知其步趣眉山至矣獨不能得其風神耳春月病瘍十指如槌而强為題此恐不免貂尾蛇足之誚

米趙四帖

右敷文閣直學士米元暉書一紙翰林學士承旨趙子昂書三紙敷文所跋乃其父元章臨唐陸柬之帖今臨帖已不可見矣敷文奉旨鑒定故結法精密遠勝它作夫以一小臣之臨筆而至厪萬乘之寶藏思陵之好尚可想也承旨與幻住庵主赤牘前後累數十百紙此牘

皈向尤切結法尤婉麗可愛歸田一賦出入河南北海用意小過所與直翁書内云自冠便知讀書屬文中間不幸為雜好所分如彈琴繪畫吹簫弈棊日夜不休爾後覺吹簫不甚佳最先棄去次知琴棊為理甚長而世俗皆不解於是極意討論既得其說亦棄去不復而獨於畫未能忘情而人不知其用心之苦此等語非直公實録亦風流有味今世人寶承旨畫不啻拱璧此老知之地下屐齒亦折矣

題孔炎所藏宋仲温絶句後

漢以白鹿皮薦蒼璧璧不過值數千耳而皮至四十萬宋仲温一紙詩既不工字小勁而寡天趣吾弟及助甫諸君跋尾却大有俊筆真所謂本末不相當矣隆準諸王孫先後故多奇詭哉

蘇長公三絶句

蘇長公畫竹草草數筆不倫不理而濃淡間各自有天趣書筆只兩三字帶誠懸餘俱本色蒼勁之中媚態雅

韻靡所不足七言出律入古有聲有色有味第不當於驪黄之内求之余幾欲為東圖和此韻既而放筆曰不若且容此老獨步

題詹侍御藏馬麟棋鮮于伯機歌行真蹟後

督學使者詹君明甫出其先世所遺馬麟古棋圖及鮮于伯機書長歌一章于今汪司馬伯玉之記趙司成汝師亡弟太常敬美之跋而示不佞世貞曰吾詹數百千載為撫名族葢至宋淳熈中而詹氏圃之棋即以奇古

見圖其圃可知已且又百年而元之才儁若吳幼清戴式之虞伯生鮮于伯機揭曼碩俱有歌詩紀其事其歌詩皆稱其人而獨麟之畫伯機之書以精妙擅名海內今又三百年矣吾詹之族指轉蕃宦而顯者不絶而問其圖與歌詩皆不知所嚮何况此圃與此棋蓋唯有指點想像於暮烟秋黍之濱而已不觳乃以偶然而得之其費不過數鐶之直而詹之寳雖連城萬金壁未與易也不觳將有意於先生之一言故特攜之白下以待先

生而家不戒於火它圖籍悉委之燼而圖與歌巋然若
靈光之獨存豈造物者以詹氏文獻故巧而歸之復巧
而全之耶其歸也其全也是殆非偶然者世貞竊謂楚
弓之人失人得當其身可耳若周鼎之忽淪忽出承宗
祧之後而為世守者其重當何如耶是以春秋於盜竊
寶玉大弓與得之不一書者何志守也麟之畫伯機之
書即非為詹亦不必詹之後人得之且以為拱璧今在
詹而為詹寶者又當何如哉姑用是贅玆卷目以語明

甫第相壤而得吉以植楳大闢圃而藩之與玆卷相禪於千百世此非其祥也耶

題米元暉手書詩後

米禮部芾壽止四十五而其子敷文至八十二書法則不啻箕裘而已此敷文所書詩敘語後鈌一行詩六章前鈌一行紛披老筆遒媚險譎是晚年最合作筆詩句云我今將及古稀年可證也若其語之沓拖潦倒不無南渡門面老顛家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一